

François Mauriac

Nouvelles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莫里亚克小说选

Moliyake Xiaoshuoxu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41,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1 $\frac{1}{8}$ 插页 5

1991年4月北京第1版 1991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5016-0092-9/I·92 定价4.70元

前 言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是二十世纪法国一位杰出的社会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大师。他继承、发扬了法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像巴尔扎克似的揭露他那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资产阶级精神道德的沦丧。他的作品牢固地建立在对法国波尔多地区社会了解的基础上，范围虽不广泛，描写却很真实。他对人物的心理观察极其细致，但他并不满足于传统的心理分析，而是要尽可能“揭示人物心灵中最隐秘的底蕴”，探寻人物行为的真正动机，并用诗一般的语言曲折表述出来，这就形成了独特的莫里亚克风格。他的高度浓缩的作品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莫里亚克已成为本世纪西方公认的经典作家之一。

莫里亚克于1885年10月11日生在法国西南波尔多一个大庄园主兼商人的家庭。他二十个月时丧父，由虔信天主教的母亲抚养长大，在当地的教会学校读书，因而终生信奉宗教。莫里亚克的曾祖父于1840年购得马拉加尔庄园，在这座庄园里，有大片茂密的松林和葡萄园。莫里亚克自小生活在绮丽的自然风光中，陶冶了诗人的气质。然而，法国外省闭塞、保守的气氛使他感到压抑。1906年，他赴巴黎从事文学创作。在出版了两本诗集后，于1913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身带镣铐的孩子》。三

十七岁时发表《给麻风病人的吻》，从此进入他创作的旺盛期，相继发表了《火流》(1923)、《热尼特里克斯》(1923)、《恶》(1924)、《爱的荒漠》(1925, 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苔蕾丝·德斯盖鲁》(1927)、《命运》(1928)、《堕落的人》(1930)、《蛇结》(1932)等重要小说, 以及一些诗歌和文艺评论集。1932年任法国文学家协会主席。193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战后, 莫里亚克任记者, 同时继续发表小说。1952年, 莫里亚克因在小说中“深入刻画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此后, 他主要发表了一些回忆录。1970年9月1日, 莫里亚克病逝于巴黎。戴高乐在唁函中将他誉为“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一颗珍珠”。

莫里亚克在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 写了一百卷以上各种体裁的作品, 计小说二十六部(其中两部是短篇集), 诗集五本, 剧本四个, 散文几十本(包括文艺评论、日记、政论、传记、回忆录、随笔等)。

莫里亚克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是小说, 本书介绍他最有代表性的小说三部。

《热尼特里克斯》是莫里亚克的早期佳作之一。他在1924年的日记中写道:“由于《热尼特里克斯》, 我出了名。”

这部小说描写了特殊环境里产生的一种畸形、变态的母性——压迫型的母性。莫里亚克在《新内心回忆录》中解释说:“我成为《热尼特里克斯》的作者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在我的周围, 女人们统治一切。守寡促使我的外祖母和我的母亲成为她们各自家中的主人……我的四周到处有一位

既温柔又可怕的热尼特里克斯^①在执掌大权,行使权力。”

小说中的老妇人菲丽西泰·卡兹纳夫(作者给予她“热尼特里克斯”——繁殖女神的称号)就是这样一位“既温柔又可怕”的母亲。她对儿子具有一种永远满足不了的占有欲和精神主宰欲,将儿子看作命根子。她为了避免与儿子离别的痛苦,不惜让他没有工作,没有娱乐,没有前途,没有爱情。她把儿媳视为“冤家对头”,对她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莫里亚克谈及自己的这部小说时说:“至于《热尼特里克斯》,我承认,我写了一部非常阴暗的书,因为我触及一个根深蒂固、极为普遍的病症;证据是我的书中没有比它更常在重罪法庭里提及的了。多少次,代理检察长或辩护律师有机会指着一个小女被告说:‘这是一个热尼特里克斯!’原因在于我所触及的病症与下面这点有关:女人常常在婚姻中失望,于是整个身心转向孩子,孩子不得不承受这种受压抑的人——不仅是母亲,而且也是女人的无穷的爱。”他进一步分析说:“这是一种过分的爱。然而我们只有一个字——‘爱’字,用来表示如此不同的感情;这是一种极其自私的爱,这是发泄在别人身上的自爱。按这种观点看,不作自我牺牲而牺牲所爱对象的爱,我们仍称其为爱,可这几乎是反用法。”^②

事实上,菲丽西泰的儿子费尔南就是这种“母爱”的牺牲品。他完全被“热尼特里克斯”的巨大形象压垮,活到五十岁仍然只是个孩子而不能自立,甚至成了母亲逼死儿媳的同谋。妻子死后,他心里十分痛苦,反过来又怨恨、折磨母亲。这位母亲自食

^① 这个词在拉丁文里意为“母亲”。

^② 引自莫里亚克的谈话录《失而复得的回忆》,巴黎法亚书局1981年出版。

其果，失望而死。儿子陷入茫茫的虚无之中，在无情地对待年老的女仆方面堕落成为像他母亲那样可鄙的人，最终只有在深宅大院里等死。

《苔蕾丝·德斯盖鲁》是莫里亚克最著名的作品。据法国《文学杂志》1985年统计，这部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已以各种形式印行了二百多万册。

苔蕾丝是庄园主的女儿，住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大地的尽头”。在这偏僻的荒原上，她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嫁给她女友的哥哥贝尔纳。婚后，她觉得丈夫俗不可耐，幻想破灭，仿佛走进了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找不到出路。有一天，贝尔纳误将有毒性的胃药剂量加了一倍，当夜呕吐难受。这使苔蕾丝受到启发，萌生渐渐毒杀丈夫的念头。她在贝尔纳的食物里放进这种药水，使他中毒病倒，被医生发觉告发。贝尔纳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替苔蕾丝开脱，使她获释，但随即就在家中把她幽禁起来。苔蕾丝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最后贝尔纳将她释放，让她独自到巴黎去生活。

小说中的关键问题是苔蕾丝为什么要谋杀丈夫？表面上看，她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她既没有情夫，和贝尔纳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贝尔纳起初认为苔蕾丝是谋财害命，后来觉得不像。当他再三追问时，苔蕾丝回答说她“在执行一项可怕的义务”！这使他更加莫名其妙。有些评论家也表示遗憾，认为如果莫里亚克能再多写半页，解释得清楚一些就好了。然而莫里亚克有他自己的观点。他在《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1933）中说：苔蕾丝“这种人物比之其他一些人物，一般是更有生命力，但更缺乏轮廓的完整性。比之于别的人，他们有更多的奥秘、含糊不清和可能性。为什么苔蕾丝·德斯盖鲁决定毒死自己的丈夫？

在很大程度上正由于这个问题，她的痛苦的神情仍然萦绕在我们的脑际不去。”事实上，从作品的情节安排来看，苔蕾丝起这个念头完全是偶然的，她的举动是下意识的——为了不顾一切地挣脱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牢笼”，向往自由的生活。正是这种隐秘的动机使得这个家庭悲剧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女主角遵循的是“生活的逻辑”。

这部作品颇具悬念的结尾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作者自己也觉得意犹未尽，1933年又写了两个短篇《苔蕾丝求医》和《苔蕾丝在旅馆》，进一步叙述了女主人公在巴黎的两次失败的自拔经历。最后，在续集《黑夜的终止》（1935）中，苔蕾丝逐渐年老。她想夺走她女儿的爱人，但及时脱身，成全了孩子的幸福，带病隐退，等待着“生命的终止，黑夜的终止”。莫里亚克前后花了八年的时间创作了苔蕾丝系列，说明了这个具有特殊性格的女性形象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蛇结》通常被认为是莫里亚克的代表作，莫里亚克自己也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整部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写给妻子的控诉信逐渐转化成为日记、忏悔录，犹如没完没了的长篇内心独白，直到他突然死亡时才中止。

路易出身卑微，是个有名无姓的人。到波尔多后，由于母亲善于经营而发家致富。小说描述这个心肠冷酷的老守财奴生活在他自己造成的可憎的“蛇窟”中，渴望着向他家里人进行报复，直到死亡来临才觉悟到一生的错误，通过对他不幸的外孙女的同情，找到了爱和信仰。

路易有个基本特点：“可怕的清醒”，无论对人对己，分析起来都毫不留情。作者正是通过路易尖锐的目光，对法国外省的

社会、家庭作了多方面辛辣的讽刺。

路易对外省上流社会既羡慕又鄙视。羡慕那些自己所鄙视的人，在这种可耻的感情里包含着足以毒化他整个一生的因素。他痛苦地承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土地和金钱。只要他有财产，他就不会遭到别人拒绝。他和丰都台日家的联姻，纯粹是金钱和地位的交易，同时也建立在这对未婚夫妻的幻想和谎言上。路易知道自己不能讨人喜欢，他没有朋友。当他以为终于赢得丰都台日家小姐的欢心时，他感到极大欢乐。但他的婚姻只是稍纵即逝的希望，幻灭后他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他需要有人爱，可是伊莎不理解他，对他在律师业务方面的成功无动于衷。他感到十分孤独。他对妻子由失望转为仇恨，逐年加剧，并扩展到儿孙身上。他以捉弄、折磨他们为乐事，还要剥夺他们的财产继承权。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背地里管他叫“老鳄鱼”，还合谋要对他实行禁治产，霸占他的财产，而这些都是以“家庭的神圣权利”的名义进行……

书名很耐人寻味，含有象征的意义。路易曾多次提到邪恶的“蛇结”，形象性地比做自己的心和他的家庭。这种蛇结是解不开的，只有当他觉得今是而昨非的时候，才能将它一刀砍断，获得新生。

莫里亚克在《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中宣称：“我们所谓创造的人物是由取自现实的素材构成的；我们把对别人的观察所得和对自己本身的了解或多或少巧妙地结合起来。小说的主人公是小说家同现实结合的产物。”

一般来说，莫里亚克笔下的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是他在自己生长或生活过的地方发掘出来的，虽然同现实结合并不意

味着局限于使用一个素材。以苔蕾丝为例，莫里亚克经常讲到，这个人物首先取自一个波尔多妇女的面影，她名叫卡娜比太太，被指控毒杀了丈夫。他从她的案件中借来了投毒的情节，但只采用了一个轮廓。同时，另一个少妇的面影也曾给予他强烈的印象。她嫁给他们附近农村一个独生子，非常富有，却极为庸俗；相反，她显然是个热情如火的女人。看到她那副在家庭的铁窗后被禁闭的神情，他受到巨大的震动。他认为，这也是苔蕾丝的来源。上述两个妇女重叠而成的形象，就是苔蕾丝这个人物的出发点；但人物本身是由于他把自己——尤其是他自我心中隐秘的东西加进去才产生的。莫里亚克解释说：“在某种程度上，苔蕾丝·德斯盖鲁就是我……如果你愿意的话，苔蕾丝就是绝望的我，但我不是绝望的。”

莫里亚克对人物形象进行艺术加工时有发掘恶中之美的倾向，这是和他的宗教观分不开的。莫里亚克受法国十七世纪冉森教派及其代表作家帕斯卡影响很深。他认为人既非天使，也非禽兽。人心中都有灵与肉、善与恶的冲突。自知卑下乃是高尚的标志。对罪人应当关切和怜悯。如此等等。他说：“实际上，我爱我笔下那些最可怜的人物。他们越不幸，我就爱得越深，好像母亲本能地偏爱天分最不足的孩子一样。《蛇结》的主人公和下毒者苔蕾丝·德斯盖鲁，不论他们显得多么可怕，唯独没有我深恶痛绝的和最难以忍受的那个特点——自负和自我欣赏。他们对自己不满，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他指出，苔蕾丝从“源头上的白雪”变成“最脏的河流”，是对生活环境不适应的悲剧。他要读者理解她。在《蛇结》的前言中，他指出路易之所以误入迷途固然由于可悲的情欲遮蔽了他的视线，但首先是那些凯觫他财产的庸俗基督教徒在暗中作梗，他们也要负责。正是在这

部作品中，作者对所谓的好基督徒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抨击丰都台日一家人宗教上的假仁假义，指责伊莎对仆人尽量剥削，揭露他们都是些充满算计和恶念的人。莫里亚克的带有资产阶级“异端”反抗色彩的宗教思想是他的作品中存在争议的部分。天主教中一些正统派认为是异端邪说，应予以抵制；有的人则给予肯定。更多的读者为他替《蛇结》、《黑夜的终止》等硬加上“光明”的结尾而感到遗憾，这违背生活的实际，但作为一位资产阶级作家伦理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他以批判现实主义手法反映的真正的社会生活和深刻矛盾，他所塑造的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还有他使用的相当完美的艺术形式，这些是他作品中的精华。

莫里亚克在《论小说》(1928)中主张，作家应解决“两种要求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写一部合乎逻辑的、合乎理性的作品——另一方面，让人物保持生活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在我们看来，这种冲突是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唯一的冲突。”他自己在创作中对上述主张是极力贯彻的，由此形成他鲜明的创作个性。

就莫里亚克作品的注重逻辑、理性来说，他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派作家显然不同。但他承认“下意识是我们存在的基本部分”，强调革新之意在于对人物的思想挖掘得更深些——向深度进军，这样他又有别于一般的传统作家，为现实主义文学拓展了新的表现领域。

莫里亚克的小说从总体看犹如古典悲剧，篇幅不长，人物不多，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显得十分凝炼。情节集中，常常围绕一场危机进行，主人公面临难以忍受的境地，内心冲突强烈。整部

作品笼罩着一种阴森可怖的气氛。

在刻画人物方面，作者有意忽略描写外表而注重展示内心。为了说明人的思想难以捉摸的复杂性，他调动多种修辞手段，其中曲言法已成了莫里亚克文体的特色。他重暗示，不明说，有意拐弯抹角，制造悬念。他的人物说话经常吞吞吐吐，有时同样的话重复或略加变换，表现叙述者下意识中那些不断缠绕他的思想。作者常采用倒叙、闪回、自由联想、心理时序急剧变换等手法，也有助于探索人物心灵的秘密。此外，作者有时还用提喻法，要求读者合作，以自己的方式解释、领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

莫里亚克善于创造诗的意境。他感情深沉，想象丰富，写景状物，往往具有象征的意义。在《蛇结》中，随着主人公路易的心潮起伏和感情波动，整个作品具有一定的节奏感。语言优美，含蓄。作品中还充满生动的比喻，如作者先后把苔蕾丝比做贝尔纳的“食糟”、“不听话的狗”、“没能驯服的野母猪”，这些比喻形象性地描绘了苔蕾丝婚后几个不同阶段的处境，显得十分贴切，传神。

凡此种种，表现了莫里亚克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金 志 平

1990年4月4日

目 次

热尼特里克斯	杨维仪译	1
苔蕾丝·德斯盖鲁	桂裕芳译	71
蛇结	金志平 施康强译	171

热尼特里斯

杨维仪译

“她睡着了。”

“她装睡。你来。”

玛蒂尔德·卡兹纳伏的丈夫和婆婆在她床头这样窃窃低语，她眯着眼睛，窥视着墙上他们那两个交错在一起的巨大身影。他们踮起脚走到门口，鞋咯吱咯吱地响着。玛蒂尔德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很响，然后又听见他们在一楼长廊里说话，一个是尖嗓子，另一个声音沙哑。现在他们正匆匆穿过那冰凉而冷清的门厅，门厅把两座楼隔开，玛蒂尔德住在这边，他们母子二人住在那边，他们二人的卧室相连。远处有一扇门关上了。少妇松了一口气，睁开眼睛。在她头上，一根木杆上挂着一顶白布蚊帐，罩着她那张桃花心木床。长明灯照着糊墙纸上的几束兰花和小圆桌上的一个嵌着金丝的绿水杯。一辆火车头在来回调动，震得杯子直颤，因为火车站就在近旁。调动结束了，玛蒂尔德倾听着暮春之夜在轻声细语（就仿佛火车在旷野里抛锚，乘客听到陌生田野里的蟋蟀在呜咽）。二十二点钟的快车驶过，这整幢老房子都哆嗦了：地板轻轻颤动，顶楼，或者是哪间没人住的房间的门自动打开了。然后火车隆隆驶过加龙河上的铁桥。玛蒂尔德侧耳细听，尽可能长久地跟踪这隆隆的车声来解闷，很快这声音就被一阵簌簌的树枝声盖过了。

她睡着一会就又会醒过来，她的床又在颤动；屋里其他的东西

不颤动，只有她的床在颤动。然而并没有车辆穿过沉睡的车站。过了几秒钟，玛蒂尔德才发现是她的身体和床在颤抖。她的牙在格格打战，尽管她身上已经很热。她够不着床头的体温表。

接着，她不再发抖，但是一股内火升腾而起，好似火山熔岩；她烧得滚烫。晚风鼓起窗帘，使室内充满了山梅花的气味和煤烟。玛蒂尔德想起前天，她流产后，满身是血，接生婆那双敏捷而不干不净的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使她害怕。

“我一定不止四十度了……他们不愿意叫人守着我……”

她张大眼睛盯着天花板上晃动的光环。她双手紧攥着自己年轻的乳房，高声喊道：

“玛丽！玛丽·德·拉多斯！玛丽！”

可是睡在阁楼上的女仆玛丽（人们叫她德·拉多斯，因为她出生在拉多斯镇）怎么听得见她的喊声呢？窗子跟前这个大黑影是什么？这头仿佛吃饱了躺在那里——也许是潜伏在那里的野兽是什么？玛蒂尔德认出来了，那是她婆婆让人在每个房间搭的小台，这样她可以轻而易举地看见儿子的行踪，不论他是在北面“圆形道”上，还是在南面小径上走动，也不论她是守候他从东门回来。玛蒂尔德订婚后的一天，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台——小客厅的台上，她看到那位身躯庞大，怒不可遏的女人跺着脚嚷道：

“你是得不到我儿子的！你永远也不能把他从我这儿夺走！”

这时，她体内的熔岩冷却了。无限的疲乏，整个身躯精疲力竭，她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动——哪怕是汗水淋漓的身体上的衬衣扯开一点。台阶上的门吱呀响了。每天在这个时候，卡兹纳伏太太和她儿子，提着一盏灯，穿过花园走到农民房子旁边修建的那个秘密地点去，只有他们掌握着钥匙。玛蒂尔德想象那每天的情景；他们相互等待，他们不停地谈着，走过那扇画着

一颗心的门。她又发冷了。她的牙齿直打战。床在颤抖。她伸出一只手去摸索铃绳——这是一个古老废弃的装置。她拉了一下，听到绳子磨擦木檐的声音。但是在这黑暗的风子里，没有响起任何铃声。玛蒂尔德又发烧了。狗在台阶下低声叫着，然后狂吠起来，因为在花园和车站之间的小路上有人在走动。她想：“要是在昨天，我会多么害怕！”在这所时时在颤动，玻璃门外连护门板都没有的大房子里，她度过了令人发狂的恐怖的夜晚，有多少次她掀被坐起来，喊道：“谁！”但是她现在再不害怕了——仿佛世界上谁也不能越过这盆火来伤害她。尽管脚步声已经消逝，狗还在哼哼。玛蒂尔德听见玛丽·德·拉多斯的声音：“怎么啦，佩利乌！”她又听见佩利乌高兴得用尾巴敲打着石头台阶，玛丽在讲方言，让狗平静下来：“得！得！安静点！”火焰再一次抛弃这个烧毁的肉体。她的极度疲乏变成了宁静。她仿佛摊开疲乏不堪的四肢，面对大海，躺在沙滩上。她没想到要祈祷。

二

远离这间房，在门厅另一面，紧接厨房的小客厅里，尽管已是六月天气，母子俩看着柴火燃旺又熄灭。她把织了一半的袜子撂在自己肚子上，拿起一根长针搔着染发下露出一点头皮的脑袋。他原来用母亲的剪刀在大众版的埃比克蒂特^①集子里剪下格言，这时停住了。这个中央工艺学院的毕业生确信，这本书搜罗自有人类以来所有教诲哲理之大成，它会像数学那样精

^① 埃比克蒂特，公元一世纪古希腊哲学家。

确地向他揭示生命与死亡的奥秘。因此他专心致志地摘录各种格言警句，这种剪贴游戏本身就对他有好处，正如他小时候那样。可是今晚母子俩都无法摆脱盘踞脑际的念头。费尔南·卡兹纳伏猛地一下伸直长腿站了起来，说道：

“好像有人在呼唤。”

他趿着拖鞋朝门口走去。但他母亲敏捷地叫住他：

“你莫非又要穿过门厅？你今晚咳嗽三次了。”

“她一个人在那儿。”

他担心她会出什么事呢？为了一件“事故”他就那么大惊小怪！他抓住老妇人的手，叫她听听。黑夜里只有一辆火车头和一只夜莺的声音；只有车站的调度操作使房子经常发出轻微爆裂声。但是在天亮的头班车驶过以前，房子不会再颤动了。不过，在正式车次之外，有时一长列货车使大地震动，于是卡兹纳伏家的每个人都被惊醒，点起蜡烛看看几点钟。他们又坐下来，菲丽西泰为了转移儿子的注意力，便说：

“你还记得不，你原来想把你昨晚读到的那个警句剪下来？”

他记得。那是斯宾诺沙^①集子里的一句话：大意是“智慧是关于生命，而不是关于死亡的思考”。

“真好，是吧？”

由于他有心脏病，死亡的恐惧支配着他对格言如何取舍。同时，他本能地爱好那些他的精于数字而不善于思维的头脑一看就懂的格言。他在这间墙上糊着绿纸，挂着立体地图的屋子里踱来踱去。蒙着黑皮的长沙发和几把扶手椅酷似候车室的家具。窗上挂着深红色的细长条窗帘。写字台上的那盏灯照着一

^① 斯宾诺沙(1632—1677)，荷兰哲学家。